

嫁女婚男

人民文学出版社

男婚女嫁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359,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7\frac{1}{2}$ 插页 2

1980年2月北京第1版 1980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01—150,000

书号 10019·2919 定价 1.20 元

内 容 说 明

在我国历史上，林彪、“四人帮”甚嚣尘上那个阶段的社会生活，是当代的人既不堪回首，又不能忘却；也将使后代的人既不可思议，又要不断探询的。以农村生活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男婚女嫁》，将把读者带进一九七六年春，度过不寻常的三天三夜，令读者有所见、有所闻、有所思……

顾名思义，《男婚女嫁》将描写婚姻与恋爱。青年男女间不同类型的爱情，是生活园林里千姿百态的花朵。是什么使爱情之花色彩缤纷？是什么使爱情之果有的甜蜜而有的苦涩？又是什么，使得爱情的幼芽有的茁壮成长，有的枯萎夭折？是社会的政治、道德、风俗，以及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等等……

目 次

第 一 章	别扭的开头.....	1
第 二 章	过话	11
第 三 章	不是腿疼是心疼	22
第 四 章	不寻常的人的来历	33
第 五 章	不寻常的事的发生	43
第 六 章	三家里的第四家	55
第 七 章	猜摸	67
第 八 章	程家的难唱曲	82
第 九 章	潘家院	91
第 十 章	突不破的爱情.....	101
第 十 一 章	撂话	112
第 十 二 章	新房里，她心焦焦	124
第 十 三 章	随风倒	138
第 十 四 章	老顾问的顾问.....	149
第 十 五 章	吃晌以后	162
第 十 六 章	老姨和外甥女	176
第 十 七 章	文娱室里	190
第 十 八 章	伤心落泪	200
第 十 九 章	车轮还在轴上转.....	213
第 二 十 章	盘算	220

第二十一章	前思后想	227
第二十二章	狠心妈妈的慈心泪	237
第二十三章	成交	247
第二十四章	一句话战败一车话	255
第二十五章	硬磕硬	265
第二十六章	翠枝跟高军没对上茬儿	271
第二十七章	误诊	280
第二十八章	爱的辩证法	289
第二十九章	怨与冤	299
第三十章	金贞	314
第三十一章	旧情	323
第三十二章	新意	335
第三十三章	在清冷的江边上	345
第三十四章	妈妈	358
第三十五章	规劝	366
第三十六章	求饶	374
第三十七章	哭坟	383
第三十八章	论理	390
第三十九章	又一次接电话之后	402
第四十章	权威的较量	413
第四十一章	封门	421
第四十二章	冲破	434
第四十三章	加急电报	444
第四十四章	不准剜心	455
第四十五章	如此相逢	466

第四十六章	“难心的牌”.....	476
第四十七章	醒来	489
第四十八章	回村	504
第四十九章	人心都是肉长的	513
第五十章	旧的结束了，新的开始了.....	523
第五十一章	播音室里	532
第五十二章	悲剧在导演过程中收场	539
第五十三章	月下潮	549

第一章

别扭的开头

牡丹江，秀丽迷人的江！

透清透清的江水，扬珠泼雪般从长白山腹地牡丹崖下喷泻出来，入百里镜泊湖，出古都龙泉府，畅荡悠然地流进了完达山区，滋润着莽林沃野，装点出一乡景色，养育了隽美与丰饶……

在这条江的下游，山坳里、水边上，有个名叫山湾的生产大队。

时值一九七六年四月初头，住在山湾屯最南头那条街上的老苗家，正张罗给女儿文珍办喜事——新房业已修好，吉期早就择定，再过短短的三天，一对青年就要单立灶口，独挑门户，结成一个小家，喷香喷香地体验新婚之喜。

苗家的喜，引起了左右邻居的急。

东院潘家，闺女潘翠枝，年已二十六，大小正跟苗文珍般顶般。这潘翠枝的对象相当难对，眼下已足足对了两年多，瞪眼就是对不上。

西院程家，儿子程玉柱，眼看奔三十，比苗文珍的未婚夫林亮小不点儿。可，这程玉柱至今不仅仍是没安头的锄杠——光棍一条，而且从来没个姑娘跟他亲近过。

潘家和程家的难唱曲儿，在山湾屯是谁都知道的。人们万万不曾想，幸福的苗家在喜气洋洋中，也摊上了挠头事：今

日后晌儿，苗文珍的爹爹苗海，突然跟未婚的女婿林亮非同一般地别扭上了。

那会儿，大队渡槽工地上的突击队员们正干得起劲，林亮耷拉着脑袋气色挺难看地走来了。

他走到突击队的老顾问、他那眼看就要成为事实的老丈人苗海跟前，神秘地捅咕了一下，把老汉领到一边去，扳着手指头没完没了地跟老汉说着啥。

老苗海立在那儿，活象根硬梆梆的木桩子，一动也不动，到末了冷丁吼了一声：“不睬它！”接着，老汉身子一扭搭，倔吃吃地回到了人群里。

老头子好象气坏啦！雪白的胡子唰唰抖；面孔板得跟生铁块子一样，又冷、又硬、又沉，吓死人；脖子上、手背上的青筋，鼓凸得老高老高的，象千年古树的老根子。

人们见他跌跌绊绊地跟青年人一样搬石头，明知他是拿活计撒气，却没人敢上前拦挡他；瞅他那犟劲儿呀，怕是十头牯牛也拗不过他！

林亮迟疑地在原地站了会儿，也过来跟着搬石头。这小伙子，往常跟大帮干活儿，总是一边撒欢炮蹶地干，一边呼号喊叫地指挥别人。今几个，他的动作慢腾腾，嘴唇和眉头都纠得绷绷紧，脸上满是汗也不知擦，手背给石尖儿划破也没觉察到……

苗文珍扛石头从林亮身边过，一眼瞅见林亮的手背在淌血，也不知她哪儿来那么大的劲儿，腰肢一弓一挺之间，肩上的那块一百多斤重的石头，竟象只受惊的小雀儿，嗖地飞了出去。她一把抓起那只破了一块皮的手，拨楞着脑袋四处望望，

大喊：

“翠枝！小大夫！翠枝！”

潘翠枝是大队卫生所的医生。

文珍喊了几声听不到翠枝答应，不禁埋怨道：

“该死的翠枝，今儿下晌咋又没来！”

文珍看着林亮的伤口，嘴上还安慰人家：“不怕的，不怕的……”她自己的鼻尖尖上，却冒出了汗珠珠儿。

……不知不觉的，天晚收工了。

这工夫，也不过是午后四点钟左右。若是在内地，值此春分后、清明前的季节，这个时辰太阳还老高呢。可在这遥远的东北边区，太阳已落山，夜色已开始到山坳坳里去集结。

苗海老汉搓搓手上的泥，拍拍身上的土，刚想迈步回家走，林亮喊住他：

“大叔！等会儿。”

老汉没吭声，也没动地儿。林亮说：

“大叔，你再搁心里细掂量掂量。我还是那话……”

老汉不喜听“那话”，立时脚一跺：

“你就死了那份心吧！没门儿！”说完，扭头走了。

林亮再咋喊，也喊不住。

文珍虽然看见了爹爹和林亮的别扭，但她丁点儿不往心里去。爹爹倔犟，林亮温和，遇上两人想不到一块儿、说不到一起的事儿，林亮会依顺老人的。早头，爹爹和林亮之间也有过这样的事儿，但，从来都不伤感情。

文珍自己不在乎，旁人，有那心眼细、善猜测的，可犯开了寻思：这爷儿俩，一个吹胡子瞪眼，一个愁眉苦脸，为的哪一

宗呢？看样子，事不小啊！

再过三天，文珍和林亮就要结婚了，处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人们很容易朝他们的婚事上想：

是因结婚的准备不周全，林亮感到不可心儿，老苗头又不肯再费力吗？不对，不会是这样。这桩婚事已经订了四五年，头二三年就曾张罗要结婚，可以说，有关婚事的大事小情，桩桩件件都准备得妥妥帖帖、圆圆满满，没啥二五眼的地方可令青年人挑剔的了。

那么，难道事到临头，林亮突然感到对象不中意，起了变卦之心？这更不可能，简直是笑话！且不说林亮起小小就是在苗家长大的，他跟苗家有着牵肠扯肚、连筋挂骨的关系，就是论人家苗文珍本人，那也是没挑的。

这姑娘，高中毕业，共青团员，思想强，品德好，性情耿直，泼辣能干，虽说外人觉得她有点毛愣，有点粗，可人家林亮却认为那是什么“奔放”，什么“朝气”，什么“五敢精神”，能列出一大串文化词儿夸她。林亮早就认准，他们结婚后，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文珍都将是她理想的助手。

至于林亮这头，那就更没个挑了。小伙子没爹没妈、没兄没弟，利利索索的光杆一个。旧话说：“妯娌多了是非多，小姑多了麻烦多。”如今风俗虽有很大改变，但屯子里的姑娘找对象，仍是愿意找林亮这样的光棍汉。更何况，林亮的人材相貌，又都是样样出众。

他的身量，不高不矮，不肥不瘦；他的脸盘儿，端端正正，黑里透红；他那浓眉下的大眼睛，总是亮亮闪闪的，叫姑娘感到，那里满是智慧的神采，满是招人爱的光芒。

论地位，林亮现在是山湾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同时还挂着县革命委员会委员这么个虚衔。这些，都是姑娘们衡量对象时很有分量的砝码。

文珍对林亮爱的那个深劲儿，就甭提啦！

就是倔老汉苗海，自去年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以后，对这个未来的女婿也是相当高看的。

三个月前的一天，林亮到公社开会，扛回一面冬季农田建设流动红旗。这天苗海家吃晚饭的时候，老汉没头没脑地冒一句：

“嗯，看这回，这小子不赖！”

“谁呀？你是说谁不赖呀？”文珍赶忙问爹爹，心口窝里微微有点慌乱。

老汉脸上美滋滋儿，一声不言语，只管香甜地嚼干粮。

苗大娘数落老头子：

“你这老家伙，尽说半截话！你这到底儿是说谁呀？”当丈母娘的，希望老头子是夸女儿心上的人儿，心口窝也有些不平静。

苗文珍忍不住，一把将爹手里的干粮掠下来，追问：

“谁？谁呀？”

“谁，还有谁？”苗海说，“就是咱们的党支书嘛！”

苗大娘乐了，撇着嘴，拿笑眼斜瞪老头子。

从来都是大大方方的苗文珍，这时却出奇地憋红了圆盘脸，急忙埋下头吃饭，吱——一口就喝下去小半碗粥。

能怪姑娘反常吗？不能怪。林亮当上了支书好几年，爹爹对人家的的工作总是看不上眼儿。那晚儿，是头一回从爹爹

的嘴里说出个“不赖”来。

.....

心眼细也好，善猜测也好，人们怎么也无法从文珍和林亮的婚事上，找出苗海跟林亮闹别扭的缘由。人，偏又有这样的喜好：越是猜想不透的事情，越要使劲儿去猜想。于是，苗海跟林亮为啥闹别扭，就成了山湾屯的一个大疑团。

旁人咋样暂不表，话头还集中到苗家来。

收工后，林亮没来苗海家吃饭。老头子和姑娘都没拿这当回事，老丈母娘可是受不了，左一遍右一遍地问：

“他爹，亮子咋不回来吃饭？”

老汉脸一扭，不吭气。

“文珍，亮子干啥去了？”

“管他干啥！”姑娘答。

妈妈生气了，眼里射出芒刺儿来，朝女儿脸上剐扎着。

文珍却叫妈妈给瞪笑了。她明知妈操的这份心太多余：林亮工作忙，杂事多，赶不回来吃饭不是常事吗？他张家出来李家进，赶上谁家吃谁家，有时人家还现巴儿给他做盘炒鸡蛋呢！可是，文珍还是特别喜爱妈妈操这份多余的心；她觉得妈妈这带刺的眼，是抹了糖的眼……

吃过饭，老头子坐在北炕沿上闷头抽烟。母女俩忙着洗碗筷，收拾锅头灶脑，谁也没在意老头子怎么的。

等到娘儿俩上了炕，凑在电灯亮儿底下，动手绣制预备朝新房里挂的花门帘时，苗大娘听到北炕沿上嗤嗤的抽烟声响得不对劲儿，赶忙抬头细端详老头子的脸……哎呀！今晚上，孩子爹的脸色咋这么不中看？

她正想问老头子是哪块儿不得劲儿，忽见老头子把烟锅梆地朝鞋底儿上一刨，一个高蹦起来，火愣愣地冒出一句：

“再给大废才写封信！”

老汉说的“大废才”，指的是大儿子苗文彬。文彬于一九五六年中学毕业后参加工业建设进了哈尔滨，如今是一家大厂子的车间党支部书记。苗家还有个二儿子，叫文福。文福倒是在爹妈跟前儿，不过，眼下文福不跟爹妈一把火，是自己领着老婆孩儿单过的。

从五六年到七六年，二十年来苗海统共也没给大儿子写过十封信，想不到今年进入这春季以来，在短短不足一个半月的日子里，他已经给文彬连着写了三封信了。三封信，一个内容：十万火急地催文彬赶紧回家来一趟。

苗大娘这时听老头子又要写信，把手中的绣花针轻轻地别在衣襟上，倍加小心地问：

“上封信才打走，咋又要写？”

“严重情况啦，坚持继续写！”倔老头子火冒三丈。

这位老苗海，自从三十年前接触了共产党，说话就喜好搬搬新名词儿，怎奈他没有文化，常常咬不准，特别赶到气头上，一着急就更是说得颠三倒四，免不了常出笑话。

文珍是爱笑的，这时硬憋着。

老伴儿很体恤老头子写信的心情，那不是想儿子，而是盼儿子回来议大事。所以她没再多说啥，又捏起绣花针来，催促女儿：

“去！麻溜给你爹写去。”

爹今晚不喜让女儿代笔。他戴上老花镜，自个儿写起来。

吭吃吭吃地写了老半天，累得脑门儿上和手心里都是汗，末了，写些啥他也不给别人看，封上皮儿，贴上邮票，亲自送大队门旁的邮箱里去了。

送信回来，老汉的满肚子气仍没消，又坐到北炕沿上抽闷烟。苗大娘跟老头子一个锅里酸甜苦辣地搅了几十年，对老头子的脾气禀性摸得透透的。她知道，她的老头子眼里最是容不得黑格挠，有时看见一丁点不顺他心眼子的事，也能气得三天没个笑模样儿。这时，苗大娘故意挑起话头，要给倔老头子顺顺气儿。

“邮了？”

老头子不搭理她。

“信上没给俺代上几句话吗？”

老头子还是不搭理她。

“你那上头都写些个啥呀？”

隔了好一会儿，老汉发烦道：

“字呗！”

文珍眨巴着眼睛直瞅妈，突然噗哧一声没憋住，再也不管爹爹瞪不瞪眼睛，前仰后合、擦眼抹泪地大笑起来。

老伴儿脸上也挂着笑，啧啧着嘴说：

“啧啧，我还不知人家‘老秀才’写的是字儿吗？我是问，那字儿，都是说的啥？”

“骂他！”老头子的气儿很难顺，“兔羔子，他没爹！”

苗海说的是实话，别看他刚才累得够受，可的确是只写出那么六个字：“兔高(羔)子，你美(没)爹！”

老伴儿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儿：

“就那么几个字儿？”

老头子的回答可极认真：

“那，我还给他写上几大车呀？”

老伴儿的神情严肃了。她又把绣花针别起来，长长地出了口气，瞅着老头子的脸色说：

“我一说话，你又该嫌我嘴碎，”她先告个过儿，“你呀，就不想想，文彬手底下三四百号人呢，能够说声走，啪啦一撻就拔腿吗？……”

老汉起先还只是抽烟儿，拗着不往老伴那边瞅；心里很厌烦——你这不是嘴碎，是啥呢？

后来，他听老伴儿说：

“你盼儿子回来，这不为错。实话对你说，这些个日子，我见你急成了这个样儿，真是恨不能我自个儿变成个文彬，一下子站到你面前。再说，你盼儿子，我就不盼儿子吗？我的这颗心，也是盼得紧着翻腾呀！可，盼归盼，急归急，事情总得翻过来掉过去地多想想：一个头行人儿，可不那么容易！你在这小山沟沟里当个顾问官，还隔三差五地遇难题儿，人家那叫国家的大厂子呀，就不兴也有缠手的事儿吗？”

“哼……”老头子莫名其妙地用鼻子哼了声，腰板稍微抬起了点，烟锅子发出的嗤嗤声也随之轻了些。

老伴儿瞥了老头子一眼，脸上偷偷掠过一丝微笑。她心里清楚：她的话，在他身上管用了。

确实，老汉这时在暗自称赞：你别说，这个碎嘴子，还真叨叨出理儿来了呢！文彬会是脱不开身儿这一层，我可是没她想的透。

老伴儿满心想趁热打铁，让老头子心头上多松快些，又接着说道：

“我说你呀，孙子一大堆，胡子一大把，咋连当爹都不会当了呢？”

不想，这话逆了老头子耳，他当啷一声顶回去：

“我这当爹的又咋的？这个爹，不孬！兔羔子，他没爹！”

正这时，文珍听到外屋的房门响，还有轻轻的脚步声。可是，怪，那脚步，站住了，没进屋里来。

“谁？”文珍喊。

“你二哥呗。”妈妈说。妈妈也听到了那动静，她随即召唤道：“是文福吗？屋来！”

可真是怪啦！又听房门响，那人跑了。

文珍腾地跳下地：

“不是我二哥！是他，跑啥？……”说着，急忙找鞋子……

第二章

过 话

苗文珍急忙穿鞋穿不上，因而误了事。等她跑出去，那人早已无影无踪了。她想：谁呢？真怪！能是林亮吗？不会是他。一想到林亮，她青春的心坎上立刻有股甜丝丝、暖乎乎的微风吹来；越是婚期迫近了，她的林亮越是抓她的心，动她的情。

她到水缸旁咕噜噜喝了半瓢水，回屋又跳上炕。这时爹爹安稳了些，烟锅里的嗤嗤声软和了不老少。妈妈紧绷的心弦儿松开来，禁不住高兴地逗女儿：

“我的大排长，”文珍是大队民兵连的女排长，“你抓住啥人了？”

文珍抹一下嘴巴，得意地冲妈说：

“啥人也没抓住，可也没白遛腿，解渴啦！”

妈妈含着笑，亲昵地数落道：

“你呀，眼瞅成了媳妇，这毛毛愣愣的劲儿，啥时候能改呢？”

“改？”女儿满脸是自豪的神气，“你嫌俺毛愣，人家可不嫌。人家还说俺这是雷厉风行，是青年的作风，是民兵的英姿，是……嘿嘿，是好得了不得呢！”

“咦——，不害臊！”妈妈不轻不重地在女儿脑门上点了一指头，“你那个‘人家’是谁呀？你这还没离开娘窝儿，就胳膊